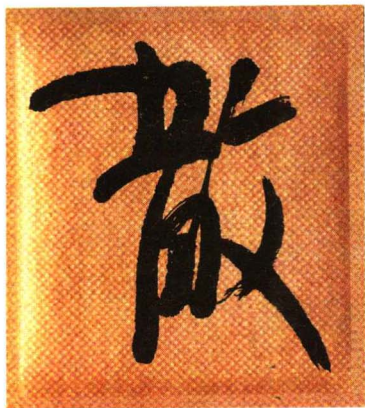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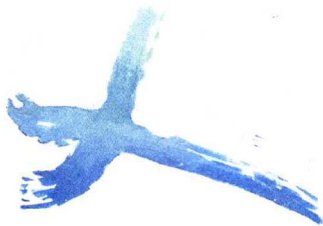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小品經典



鄉風與市風

馮雪峰



乡风与市风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乡风与市风

冯雪峰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75 印张 93,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4.90 元

ISBN 7-5434-2137-2/I·120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钟敬文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末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多少地带着同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就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习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编辑例言

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它类别的散文集。计划选编著名作家和不同思想倾向、艺术流派作家的散文集百余种，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物和研究资料。

二、依据本丛书的计划，酌情选编了有一定代表性又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为了使更多作家的作品入选，每个作家入选的散文集不超过二种。望读者以历史的眼光阅读、考察。

三、本丛书所收的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编者对原书的文字一般不做改动，仅对明显的错字做了校勘（校正文字用〔 〕标出）。有少数健在作家

的作品收入本丛书时，作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四、为了保持所收集子的原貌，有个别散文集原附有诗歌、小说或译作，本丛书不做变动，照样收入。

五、本丛书一般是每集一册，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少数作家的两个集子合编为一册的。

序

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

——庄子——

我编好去年所写的杂文成一个小集子的时候，这一句话又被我记了起来了，这或可证明它为我所爱，但最主要的怕还是因为和我的一个已经死了的朋友有关系。这已经是前年11月间的事了，我拖着病的身体，从F省到浙南，想每日走三四十里，奔向到已经沦陷了将近一年的家乡，去寻觅我打听不到消息的妻子和小孩，但将近家乡的接境处，情况却非常混乱，路也不通，我只得折了回来，在丽水住下了。于是感到了无法可想

似的忧愁，每日睡在床上，仿佛病也厉害起来似的。但住在邻近，而且每日过来谈天的一个朋友，金瑞本先生，却在那收复后不久的丽水，几乎以一人之力在恢复一个报纸。而且他是患着真真沉重的多年的肺结核的，又很穷，报馆也无钱，人手更不多；报出版后，他就非一个人兼做四五个人的事不可。至少因为他是总编辑，有时一大张报非由他一人编辑不成。这样，病自然是更厉害起来了，而他的矛盾也就分明地显露了出来，时常在谈话的时候，一边咳嗽着，红着颊，喘着气，流露着种种深积着的牢骚，而一边却计划着即刻恢复副刊，训练编辑人材，在沦陷区建立通信网，等等，想使他的报成为能够反映东南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动向的报纸。一边明明知道言论之路怎样的狭窄，而对于一往直下的时势，言论之效又是怎样的微小，但一边却偏与当时当地的披靡的风气奋斗，与走私、投机、屯积等奋斗不用说了，还与公然的贪污腐化奋斗，与做旧戏抽赌捐至数月之久的现象奋斗，与对下属逼奸不成即假以罪名将她置于监狱、或送上峰礼物至于十多担的县长们奋斗，而同时是欲将社会的真相，人民的疾苦，和民众的真实的战斗宣布了出来。但这些却是最煞风景的事，不但听到了各方面来的威胁的风声，而且同人中也有以为这样认真是犯不着的论调；他于是一方面将威胁的

风声之类看作他的工作有了效果而得意着，一方面又沉重地感到黑暗势力的雄厚及和他同样认真的帮手的缺乏。这后一种的感情对他非常有害，他常常表露颓丧了，而最坏的是在这种时候他分明地意识到自己病的深重了。有一天，他睡下了，那时由他自己兼编的副刊，便要我代看一些来稿，并每天凑写一篇短评式的西东〔东西〕，即以谈话时我曾引用过的庄子的这一句话为理由，还说这是能够使两人的病都会很快好起来的。果然，我只代他看了近十天的稿，写了十余篇短评，他立即送来了一个条子，说已经起床，而且副刊已经请到了专人，可以不再劳我了。……

就是这一点事情，我记了起来的。

但我现在记了起来，且在此记下这一段事，第一是我想藉此再回忆一下这一个死于自己工作里的朋友。我在去年三月间离开丽水，到不远的小顺去住了一个多月，在一个多月中间就接到了他三四封信，依然是一边壮勇，一边凄苦；壮勇的是报告我写了什么社论，终于将什么不可侵犯的人物也触犯了他一下之类；凄苦的是寂寞，说不但缺少对手，而且人生的什么幸福都被剥夺去的时候，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可以谈谈天的朋友，但连这一个也没有。有一次我接到别人一封信，说很多人以为东南所有各报是他编的这一报最强，我马上将这话写信报告给他了，他回信说，这消

息对于他是很有用，因为周围对他是取敌视的态度，而这证明血总还不是完全的白费。但在五月初我在动身来渝的前两天，特别跑回丽水去告别的时候，他却已经卧下，报纸每夜的清样都须送到他的床上来看了。我到渝后曾接到过几封信，他的病，中间曾经好过几个月，能够像平日一样地劳作，但十月间重又卧倒，还曾来了一信，说现在倒可以清闲地静睡，想想许多问题。可是大概我的回信他都没有收到，就于今年元旦后数日忽然接到那报馆里打给我的电报，报告他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逝世了。但我至今没有一点表示，也不能对他的家属有所帮助，除了我自己一个人感到有痛痒之关的一点回忆。

第二，于是，我想记下几年来常感到的一点感想。上面所引的庄子的文句，那接下去是说：“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的本意原是在这里，但我一向不喜欢这一种态度，以为离那逍哉遥哉的时候还早得很，何况这所说的江湖更是超现实的，他是在叫我们脱离现世。但我又想，我们固然不要那超现实的江湖，以及在那里去相忘，而我们却有现实的战斗的江湖，甚至汪洋大海的，真实的战斗者就须在那里去相忘，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能旺发和广阔。庄子的超现世〔实〕主义的话，我们用到现实的战斗的精神上去，正可以使我们除去许多的鄙细与吝啬。可是，路程实

在是艰难曲折，而现实的工作和战斗也实在是繁重和残酷，不独是在一场大水之后曾有很多会留在干涸的地方，即在同队行进的时候也仍要有彼此失顾的事；因此，除了忽然逍遥到庄子的江湖里去了之外，留下的这些人们便不能不个别地更艰苦地挣扎，不能不时时感到如在涸辙之上，而相濡相煦之事这才能够成立，而且是可贵了。但是，这虽有些可怜相，却仍是战斗，而且是非有不可的战斗；这在个人方面是即使涸死了也应该看作份内之事的，但在有关系的战友便不可不理解，尤其在现在这样的時候。其实，这样地散落于各地在战斗着的人们真不知有多少，而历史的一小部分是由他们在推移着的。因此，我以为相忘于战斗的江湖固然应该是战斗者的本色，但相濡相煦，尤其在困难的时候，也是不可排弃的。自然，对于个人，在中国古哲的言语中，我是更爱如陶潜的

精卫衔微木，
将以填沧海。

之类的诗句。这是即使一个人，做着极微小的事，也如在转移着乾坤似的气概。

第三，也借此说明这一点杂文就是这样地开始写的，那时确想帮他一点忙，除了已写出即

在那里发表的十余篇外，当时还定了很多的题目，预备他缺稿时即可以应急，但一则投稿的人尚多，二则他完全爱惜我，以为我应该将时间用到睡觉和散步上，可以使我的身体早日恢复。我现在想起来实在很惭愧，到重庆后所写的二十余篇的短文，有一半以上是那时所定的题目，但懒惰和别的原因，不但没有写别的什么，连那预定的题目都还有很多没有写，也没有做文字以外的什么事。不但惭愧，并且也遮不住我的荒芜；现在就只是怀念起金瑞本先生，写下了这几句话。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

目 录

序

还好主义·····	(1)
论女人的“虚荣心”·····	(4)
妇女“觉醒”的今昔·····	(9)
赌的变迁·····	(15)
牺牲·····	(19)
牺牲(之二)·····	(22)
战斗的自觉·····	(26)
同化力·····	(30)
他化力·····	(33)
创造力·····	(35)
责任·····	(38)
节与志·····	(40)
悲观主义的丧失·····	(42)
利己和虚无·····	(45)
依然是空虚·····	(48)
爽朗的滚·····	(50)

疲劳 (53)

以上一九四三年一月至

四月作于丽水和小顺

并非妇女的“特性” (56)

谈“根底” (62)

民族文化 (67)

谈士节兼论周作人 (76)

一种糟蹋——“尝” (88)

善良的单纯 (93)

尊敬,畏惧,敌意 (95)

论乡下女人的哭 (101)

“锁骨” (105)

爱情 (109)

地狱和天堂 (112)

厌恶 (114)

过去的拥抱 (117)

理想主义 (120)

“混乱”.....	(123)
“灵魂”.....	(127)
再谈“灵魂”.....	(131)
感情的沟通.....	(135)
论利害与超利害.....	(142)
自信.....	(147)
什么一种力.....	(149)
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152)
简论市侩主义.....	(158)
一点考察.....	(164)

以上一九四三年八月
至十二月作于重庆